

國父進化思想新探

王全民

壹、史的發展

我們人類從出生、衰老、而死亡於這個世界上，正如植物、動物一般地完成他們的生命歷程。不過，我們人類不只生活在這個世界，而且藉著我們特有的自我反省之理性能力，更要賦予這個世界以某種意義，和使我們的生活更有意義，生命更爲之充實。如果將人類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寄託在正常的環境裏面，我們會覺得自身生活甚爲重要，而外面環境較不重要。但是我們的生命遇著危機和嚴重關頭，我們就會感到「生命的內相」不能脫離「生命的外緣」而獨立自存。換言之，只要脫離了環境的憑藉，我們就一時一刻也不能繼續生存，更不要想如何改善生活了。因此，我們對人類所藉以生存的環境能不加以認識嗎？其實人類對於生命環境所下的合理解釋就是所謂的宇宙觀。自人類理性發達以來，各時代都有不同的宇宙觀，以求明白「天地萬物何由而成」的道理。但是由於各時代科學發展的限制，雖有聰明睿智之士，依舊不能經由實證的結果，以得知天地萬物何由而成的道理。直到西元一八五九年，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（Darwin, Charles Robert 1809-1882）發表他的主要著作「物種來由」（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e Selection,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），成立一個系統的科學理論，認爲世界萬物皆由「進化」而成，科學的宇宙觀才見確立。因此，國父說：「進化論乃十九世紀後半期。達爾文氏之『物種由來』出現而後，始大發明者也。由是乃知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。然而古今來聰明睿智之士，欲窮天地萬物何由而成者衆矣，而卒莫能知其道也。」^①

達爾文將默默進行的天地之間的進化事實，經由實證切實把握住，成立了他的進化論，是他對於人類生命環境所下的合理解釋。但是達爾文並不是最早提出「進化」概念的人，達爾文最大的貢獻只在於能把握住進化事實，而演成一個系統的科學理論。那末，在達爾文以前，「進化」概念是否有人提倡過？如果有，又如何發展出達爾文的進化論呢？國父對這兩個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，他說：

「二千年前，希臘之哲奄比多加利氏及地摩忌里特氏，已有見及天地萬物當由進化而成者。無如繼述無人，至梳格底、巴列多二氏之學興後，則進化之說反因之而晦，至歐洲維新以後，思想漸復自由，而德之哲學家史賓那沙氏及禮尼詩氏二人窮理格物，再開進化論之階梯。達爾文之祖則宗述禮詩尼氏者，嗣後科學日昌，學者多有發明，其最著者，於天文學則有拉巴刺氏，於地質學則有利里氏，於動物學則有拉麥氏，此皆各從其學，而推得進化之理者，洵可稱爲進化論之先河也。至達爾文氏則從事於動

物之實際，費二十年勤求探討之功，而始成其『物種來由』一書，以發明物競天擇之理。」^②

由國父的這段話，我們可以略窺「進化」概念在西方的歷史發展。以下就將這段話以人為主，分別闡述每個人的進化思想，以期對進化概念之史的發展有較進一步的認識：

自然界萬物進化的概念，發生已久，幾乎可與希臘哲學同其古老。奄比多加利氏就是 Empedokles，大約生於西元前四九二年，死於四三二年。他以爲宇宙的生滅現象可由機械的方法解釋，世界的生成變化也可以用純物質的現象來概括。水、火、氣、土四種原質便是用來概括世界生成變化的純物質，這四種原質受到愛（*philia*）和恨（*neikos*）兩種動因的輪流統治，發生離合現象。先有愛，把這些原質聚合攏來，形成一單一的球形物體。以後恨來了，把原質分開，結果大地、海洋、大氣、天空的以太和星宿，因此生出，這最初的創造，是恨的事功。接著是愛與恨奮鬥時期，在此時期內，植物、動物和人，依序產生出來，由於有機物質的是由四原素依愛的動因凝集而成，是對恨的統治所起的反動的結果。此時愛與恨兩個動因仍在爭鬥，但終究由愛獲勝，再混合起來成一新的混沌。原質藉愛與恨的統治而聚集和分離，循環交流，這就是奄比多加利氏的宇宙觀。從萬物生成的有序而論，奄氏是具有進化概念的。此外，「他知道植物有性別，他發明物種演進與適者生存的理論（雖稍感奇妙，但必須予以承認）。」^③即奄氏認爲世界之初，有許多無頸之頭，無肩之臂，無額之睛，分隔的四肢；它們藉著偶然的機會聚合成各種生物體，奇型異態的便不會生育，最後，祇有某些型態的動物保存下來。因此，奄氏的進化思想是建立在一種理想的玄思上的。

地摩忌里氏（Demokritos，ca. 460-370 B.C.）的學說，主要地在於用無數的原子去化分那不變的、永恒的存在；也用原子去解釋宇宙萬物的衆多性與變動性。因爲原子的數目無限，故足以充塞有限之宇宙，亦足以解釋宇宙之千變萬化。原子具有永久的運動，促使它們活動的動力，按照必然的原則，盲目的動作著，使原子間成立一種渦旋，最重的原子，自然從上落下，形成大地，最輕的原子，却形成大氣。其他的原子由於表面的粗糙與光滑，因而最容易運動。如此形成的宇宙，其發展一依機械律。對於物種的出現，他似乎相信只有與環境適合的物種纔能夠生存，具有了自然選擇的主要精神，雖然在論據方面還不夠充分。不過，奄氏與地氏並不是希臘哲學期最早具有進化思想者，最早的應是亞諾芝曼德氏（Anaximandros，ca 610-546 B.C.）。

亞諾芝曼德是西洋哲學史中第一位有著作的學者，書名是「論自然」（*peri Phyeos*），他認爲「無限」（*Apeiron*）是宇宙太初之情況，由於是「無限」，故具有某種永恒的運動。在進行的過程中成爲各種世界的起源。世界不是創造的，而是進化而來的。動物的世界也是進化而成的。當太陽將水蒸發時，動物即由此一水的因素而成。生命就在潮濕的水中產生，故人

類與動物的原祖是魚；先在水中生活，然後才漸習慣陸地的乾燥生活。這是最早的進化思想。綜就亞氏、奄氏與地氏思想而論，雖然他們的宇宙觀是採取進化的角度，但是這群希臘哲學家所做到的，僅是成立了「天地萬物當由進化而成」的問題，並對這問題的解決作了虛玄的揣測而已。

梳格底（Sokrates, 470-399 B.C.）及巴列多（Platon, 427-347 B.C.）二氏是師徒二人。梳格底以前的希臘哲學原是以客觀的宇宙太初及其生成變化為對象，到了詭辯學派（Sophistes）興起後，轉以主觀的「人」做為哲學的對象，演變至梳氏，其思想更在倫理學中盤旋，不再注意宇宙方面的問題。其弟子巴列多氏，更建立了二元的世界觀，一是理念世界，一是現實世界。現實世界的一切變動都來自理念世界，現實世界的萬物是不完美的，因為它們只是理念世界投射下來的影子。而所謂理念世界，就是一個抽象的共相世界，因此巴列多的宇宙觀是離開實際觀察的一種純理的宇宙觀，自然阻延了以觀察具體宇宙為主而產生的進化思想之發展。而巴列多氏這種二元宇宙觀，再與希伯來宗教思想結合，發展出基督教獨特的宇宙觀，遂有「天國歸上帝，地上歸凱撒」的二元對立，進化的宇宙觀就更加晦暗，在長期的中古宗教世界中多眠著。

文藝復興時代是一個「生」的時代，各方面都在發展。理性的呼聲取代了宗教的信仰，人們開始重新估計自己的理性能力，於是各種學說競相發展，造成人類史上一個理性高張的時代。在長期宗教信仰中解脫出的人們，急於重新奠定一個安身立命的理性世界，基督教信仰既不足以完全信賴，就往其文化的搖籃——希臘世界——中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，而遠在東方的中國思想亦間接有助於這個「生」的時代。從天國到地上，西方思想的注意力又開始集中到我們安身立命的外在環境，自然科學遂應運而出，哥白尼的天文革命，牛頓的運動定律都是科學史及哲學史上的重大發現。進化思想就在這種氣氛中，從多眠中逐漸復蘇。荷蘭猶太人史賓那沙氏（Baruch Spinoza, 1632-1677 A.D.）繼笛卡爾氏（Rene Descartes, 1596-1650 A.D.），以數學的幾何原理，建立了由實體而屬性而形態的哲學體系。他認為實體只有一個，其屬性無限，但人所能認識的屬性只有思維與延積二者，此二者再附屬於形態之中，產生了整個的宇宙。宇宙全體的表面，雖然各部份有變化，但全體始終不變。史賓那沙氏稱實體（Substantia）為「能產的自然」（Natura naturans），這就是神，因神能創造一切。他又將實體（做「所產的自然」（Natura naturata），這就是宇宙全體，因宇宙乃由實體自身發展出的。故史氏之思想有泛神論的傾向。我們就其「所產的自然」一面而論，史氏的宇宙系統中，顯示了所謂形態變化的思想來。

禮詩尼氏（C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-1716 A.D.）是德國的哲學家，他以單子論來調合宗教與科學。就其「單子無窗戶」及先天的「預定和諧」（Harmonia Praestabilita）之思想而論，禮詩尼氏受到中國思想，尤其是易經思想的影響很深。在他看來，「宇宙是由無限數的逐漸明瞭的單子構造而成。從一點最微小的無機物質，到植物、動物、人類，以

至最高的神，是一條無限小的差異之連續線索。最低等的單子，其明度是混淆不清的，植物生活像在昏睡中，動物就帶有記憶知覺，到了人類，意識更是明瞭，神是最完美的單子。故此禮氏所提示的單子系統，是逐漸進步的，含有一個延綿繼續的原理。」④換言之，自史氏至禮氏，進化思想又逐漸開始抬頭，不過二氏之視進化，仍舊是理想而非事實。至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瑪斯達爾文（Erasmus Darwin）承襲禮詩尼氏的單子論，更加以科學上的觀察，得到了一個結論：一切動物「是同樣為一個類似的活著纖維所造的」⑤故伊拉斯瑪斯達爾文實是將進化概念，由理想過渡到事實的關鍵人物。此後由於科學日漸昌明，進化概念從各種學術中逐漸被推出而受到重視。

十九世紀是進化論抬頭的世紀，先有法國的拉巴刺氏（P. S. Laplace）在天文學上，繼康德（I. Kant 1724-1804）提出星雲假說，說明行星的形成，含有進化的概念。英國的利里氏（Charles Lyell, 1797-1875）著地質學原理（*Principle of Geology*, 1830）一書，認為過去地球的狀況，可由現在的地學現象推知，完成了以生物學為基礎的層位學體系。他的思想影響了達爾文，並促成達爾文完成其物種來由一書。在生物學方面，法國的拉麥氏（Jean Lamarck, 1774-1829）先達爾文提出動物由進化而成的理論。在其名著「動物哲學」（*Philosophie Zoologique*, 1809）中倡用進廢退論（*Use and disuse theory*），是為進化的濫觴。但因缺少微驗，他的進化思想仍不能為人們所接受。拉巴刺氏，利里氏及拉麥氏各從天文學、地質學、動物學推得進化之理，均有功於進化論，是為進化論的先河，尤其後二人，對達爾文的影響更深。達爾文在神學院讀書時，受到劍橋大學植物專家 Henslow 教授的薰陶，再加上自幼即愛好搜集植物、昆蟲和礦石的本性，遂醉心於自然的研究。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五年，乘軍艦「獵犬」號（*The Beagle*）由英國出發巡航南太平洋諸島，專心從事科學觀察，因而想到世間的生物也許是一個祖先演變而來，只以年代久遠，變化至微，不易觀察到其間之變化而已。歸國後，愈加勤訪觀察生物變異的情形，不久就由人工選擇畜養種植的現象，想到自然選擇的可能。但自然選擇又如何進行呢？卻又百思不解。及一八三八年十月，由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啟發，感悟到生存競爭（*Struggle for existence*）就是自然選擇（*Natural selection*）的先決條件。物種代代相承，由於要求生存，遂產生變異。天擇傾向於累積許多小變異而成一個大變異，是為進化（*Evolution*）。達爾文提出進化論的要旨就是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。一八五九年九月，達爾文的這個創意，經過二十年的徵驗，終於發表在他的名著「物種來由」一書中了。

因此，達爾文對進化的貢獻，誠如前述，就是在他能把握住事實，由事實來證明進化現象的存在，而不是視進化為一種思想。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種科學的宇宙觀，他給予人類安身立命的環境以合理的解釋，更賦予人類內在生命以新的意義，使宇宙與人生的兩大系統，能溝通而匯合。故國父說：

「自達爾文之書出後，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，大放光明，而世界思想爲之一變。從此各種學術，皆依歸於進化矣。」

⑥

由知 國父對達爾文進化論是如何的讚佩，而 國父早於民國前十五年，應英國圖橋大學霍爾斯之請所作的自傳中即云：「文早歲志氣遠大，性慕新奇。故所學多博雜不純，于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，于西學則雅癖達爾文（Darwinism）之道。」故 國父的思想是具有進化觀念的。這可由其所創立的三民主義，無往而不充滿進化論思想證之。然而 國父的進化思想雖有承於達爾文的進化論，但仍有其「獨見創獲者」。 國父並不否認達爾文之道對他的影響，並進而確定達爾文在人類歷史中應有的光榮與地位，只是「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，而學者多以爲仁義道德皆屬虛無，而競爭生存乃爲實際，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進化。而不知此爲人類已過之階段，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。」⑦是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只適於物種進化時期，是其學說的限制。而 國父更將整個宇宙的進化分爲物質進化、物種進化及人類進化三期⑧，乃達爾文進化論更進一步的闡揚與創新矣。

貳、新的觀念

國父的思想既涵有進化概念，因此他在解決宇宙問題，社會問題，歷史問題，革命問題，以至人類未來演進的問題時，無不以進化概念貫通之。至若「拿進化的道理，觀察宇宙間的萬物」⑨，「考察一切動物，……推出進化的道理。……就是社會政治教育倫理種種哲理等，都不能逃出他（按：進化的道理）的範圍之外」⑩等等一類語句，隨處可見。故進化概念可說是國父思想體系的端緒。然而究竟什麼是進化呢？究竟進化概念有什麼意義呢？

根據現在的生物學，「生物的種類不是一成不變。古時的種類現今已有多數不復存在，而現存的種類也不是古時所曾有這種改變叫做演化。」⑪此「演化」即我們所說的「進化」，在英文中都是同一字 Evolution。不過生物學中的演化多偏於「天演自然」，合於嚴復譯 Evolution 爲「天演」的意義，而不合於 國父譯 Evolution 爲進化的意義。 國父就曾爲 Evolution 的中譯名辨解過。他說：

「天演」二字之原文爲（Evolution），此字有數意：兵戎之操演，亦名曰 Evolution。譯者乃海軍學生出身，慣於操演之事，先入爲主，故譯（Evolution）爲天演。而平實今欲文其錯，並加以天演自然四字名一名辭，以辯其人事即天然爲不錯，其實（Evolution）在赫胥黎之書，應譯爲進化乃合，譯爲天演則不合，以進化一學，有『天然進化』『人事進化』之別也。」⑫

因此，如欲將 Evolution 一字應用到整個宇宙人生範圍內，就以「進化」的中譯為最合。而「天然進化」與「人事進化」之別則在於「不知不覺是天然的進化。有知有覺是人為的進化，是非自然的。前者進化慢，而後者進化快，以進化快者補進化的慢者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」¹³。即天然進化只是不知而行的進化，從宇宙初始即如此，人類自石器時代以來，雖能用物種進化的原則——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，不適者淘汰——來「化野草為五穀，化野獸為家畜」¹⁴，然猶不知進化之理。「必待至科學昌明之世，達爾文氏二十年苦心孤詣之功而始知之」¹⁵，從此遂進為有知有覺的人事進化，即人為的進化。就前者而言，「夫進化者，自然之道也」¹⁶，故二者有自然與非自然之別。就二者共通處言，在時間上雖有快慢之別，但二者為時間之作用也一，故「夫進化者，時間之作用也」¹⁷。蓋任何事物的演變進行，都在時間之流中。那末，時間又是什麼呢？

「時間是一種存在的持續；無存在亦即無所謂持續。不變存有之持續稱為永恒，可變化存有之持續則係時間。」¹⁸故所謂時間之作用，即可變化存有之持續的作用，而時間作用之最大特徵就在「變化」的意義上。國父說：

「照進化哲學的道理講，氣球本來是氣體，日久凝成液體，再由液體固結成石頭。現在地質學家考據得有憑據的石頭，是二千多萬年，由液體變成石頭的固體，又要幾千萬年。」¹⁹

我們根據這段遺教，可知進化之所以為時間之作用，其先決條件就在於變化一義上。因此國父亦說：「變化為進化之機，從末有不變而能進者。」²⁰地球進化既是由氣體變成液體，再由液體變成固體。那麼，所謂進化，不也可以說就是變化了嗎？所以我們可以肯定：變化是進化的第一義。

但變化又是什麼呢？西哲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es，384-322 B.C.）曾給變化下過一個普通定義：「由一個自處之方式到另一方式之轉變。」²¹換言之，「所謂變化就是由一形態轉到另一形態的過程」²²。孔穎達在周易正義卦象辭中釋變化曰：「變謂後來改前以漸移改謂之變也；化謂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謂之為化。」這更詳細分析了變化的過程。因此舉凡「化野草為五穀，化野獸為家畜」，都意味著變化。而「太極動而生電子，電子凝而成元素，元素合而成物質，物質聚而成地球」²³的世界進化，此中「動而生」、「凝而成」、「聚而成」、「合而成」的過程更是變化無疑。而且所謂的「動、凝、聚、合」即是變，「生、成」即是化也。更由此段遺教，我們可以得知宇宙的進化與變化中，存有一種進化的法則。換言之，宇宙萬物雖常變化不居，周流普遍，但卻不是無緣無故胡亂地動，「而實有一定的進化的法則可尋，那就是物質不斷凝聚與動力不斷延展的進化的法則」²⁴。此「物質不斷凝聚」與「動力不斷延展」二法則，是兩個相反性質，宇宙因此二法則而開闢。在英人斯賓塞（Herbert Spencer，1820-1903）亦嘗認宇宙的進化乃質與力的聚散。不過斯氏雖確認質與力的聚散是「聚而復散，散而復聚；成而復毀，毀而復成」的，但又認為此聚散是由於「外來的動力」所致，故不得不有變化。即此而言，則進化只是一種機械式地物力的反復凝散。而我們認為質與力的聚散實根於事物之自身。蓋自「宇宙開闢，必由於實體內部隱含矛盾，

即有兩相反性質，蘊伏動機，遂成變化。」²⁵即物質不斷凝聚與動力不斷延展二法則，實蘊於一切事務的本身，相摩相盪，產生動機，所謂「造化之功發乎動」²⁶，「運則化矣」²⁷，遂成變化，如此才有進化。實合於國父所謂「變化為進化之機，未有不變而能進者」之意。證之「太極動而生電子」一語，則太極之動實由於其內部質與力二相反性質的互動而成，遂能生電子，而有開創造化之功。大易專注於此二法則，認為不只物質進化之變化肇因於實體本身蘊含此二性質，更進而將此種相反相成而生變化的道理，用以解釋物種進化及人類進化的變化過程，故易繫辭傳曰：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」

因此，我們若欲把握變化之理，就要注意及事物本身所有的相對性質。就宇宙間的現象而言，似是繁多而複雜的；「然總括宇宙現象，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。精神雖為物質之對，然實相輔為用也。」²⁸物質與精神相輔為用，遂有不斷凝聚與不斷延展的變化，造成整個宇宙現象的進化。故變化實為進化之第一義。然而進化不只含有變化之義，更要因變化而有進步。而進步之產生，端賴於有無「創新」的事物，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：創新是進化的第二義。

變化一義，本是「由一形態轉到另一形態的過程」，即此而言，則另一形態的產生對原來的形態即是一新。更由於變化是持續不斷地，故整個宇宙的演進實是一日新又新的歷程。所以張載曰：「日新者，久無窮也。」²⁹而國父之自號日新，更可見國父對於「新」之崇仰。那麼「新」又有什麼意義呢？「『新』有二義：一是順本有者引申發展而為本有者之所函，此種『函』是調適上遂地函；二是基本處有相當之轉函，（不是澈底轉向），歧出而另開出一套以為輔助，而此輔助可為本有者之所允許，此種允許是迂曲歧出間接地允許，不是其本質之所直接地允許者。前者之新于本質無影響，亦即是說恰合原義；後者之新于本質有影響，亦即是說于原義有不合處。依通常使用『新』字之義說，于本質無影響者實不得為『新』，只是同一本質之不同表示法而已。而于本質有影響者始有『新』的意義。」³⁰國父所體認到的「新」，原是第二義之新，亦即在連續不斷的變化中，新的事物之所以為新，就在於新事物于舊事物之本質上發生變化。「故所謂創新，實有兩要義，一是必有些新的，二是必須創出來的」³¹。新事物之所以創出來，則一依舊事物本質之累積，而有不得不創出的趨勢所致。國父說：

「國家進化，由野蠻而進於文明；人類亦然，由無知識而進於有知識，脫離舊觀念，發生新觀念；脫離舊思想，而發生新思想。」³²

這種由「無」而「有」即是一創新，由「舊」觀念而「新」觀念，正是在本質上有了創新。如由物質與精神相反之理推之，則創新實精神之延展力突破物質之凝聚力的表現。從宇宙進化由物質進化而物種進化，再由物種進化而人類進化，實精神由隱晦而顯明的逐步展現，遂有不同階段的創新。國父亦有見於此，故曰：「精神貫注，猛力向前，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，合乎善長惡消之天理，則終有最後成功之一日。」³³「精神貫注，猛力向前」，則精神之延展力愈強，創新之現象愈多，這不正

是創新的進化嗎？創新既是精神的逐步展現，又是進步的先決條件，則我們可推得所謂的進步，當是有階段層次的，和可以預知的進步，就是 國父進化概念的第三義。

「進步」一辭，辭源釋曰：「謂逐次前進，如行步之不已也。」進步之本身，已涵有階段層次之意在內，故謂逐次前進。而逐次前進，原本有理可循，故可預知。「我們都知 國父嘗將宇宙進化分爲物質、物種與人類三個時期，又將物質進化分爲氣體、液體和固體三階段，物種進化分爲植物、動物、人類三階段，人類歷史進化分爲野蠻、文明、大同三階段，最後社會文明進化分爲不知，行知與知行三時期，那都全有階段進化論和進步的哲學來做根據的。」³⁴

階段進化論與進步的哲學之所以能做爲宇宙分期的根據，在於前者是根據科學觀察，後者則根據哲學判斷。根據科學的觀察，任何物體，連最簡單的物體在內，均有其組織及最簡陋的意識形式。我們如果將物質、物種及人類分別加以比較分析研究，就會發現物質的組織最簡單，物種的組織開始逐漸複雜，而人類的組織最複雜。相伴而生的，則爲人類的意識形式最明顯，物種的意識形式就較隱晦，物質的意識形式幾乎無所見，但非沒有，而是最簡陋。由這種在科學上的觀察、比較，我們「從進化史看去，進化的過程相繼產生了複雜程度和意識均越弄越高的事物。德日進（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, 1881-1955）因此下結論說：『進化是走向意識的上昇過程。』（L'Évolution... est une montée vers la conscience）。」³⁵而生命的出現是「複雜與意識」爲進化軸心的第一個轉捩點，真正的人的意識則是第二個轉捩點。由此證知 國父將宇宙進化分爲物質、物種與人類三期有科學根據的，從而成立其階段進化論。又將整個宇宙的進化目的指向神性，則在於由哲學上討論精神——即德日進所謂之意識——的逐次開展，不期而然地進至神性，遂成立其可預知的進步的哲學。故進化概念在 國父思想中，必以「有階段層次的，和可以預知的進步」爲其第三義。

總之，國父的進化思想由「夫進化者，自然之道」始，認定宇宙進化現象要皆精神與物質二者而已。精神與物質雖相對，但二者「相因而生」、「相需而存」、「相輔爲用」、與「相待而進」，使具有精神與物質的宇宙萬物，發生動作，遂成變化，向著最高的神性不斷地進化。這種心物一同進化的思想就是 國父的宇宙觀；這種宇宙觀也就是由「心物合一」而「天人合一」的整個 國父思想體系的架構。因此，進化概念實是貫穿 國父思想體系的基本概念之一。

叁、學術地位

大凡我們要討論一個人的思想的學術地位時，最緊要的工作，就是要明白何以他會有這種思想。因此，我們在討論 國父進化思想的學術地位時，我們所面臨的先決問題，就是何以 國父會有進化思想。

羅香林先生在「國父在西醫書院之覃研精思與其創立學說的養源關係」一文中，曾指出「物種由來論一書尤爲國父在書院用力最深者」，惟並未說明爲什麼。國父對物種來由一書用力最深？此則我們現在所要研究者。要對這個問題有所解決，首先我們要明白進化論對西方社會有什麼影響？這個影響間接又如何影響了中國的社會？

達爾文的進化論，究竟對西方社會，發生何種重大影響呢？根據羅素（B. Russell）在其西洋哲學史一書中，指出了四方面的影響：

（一）達爾文的進化論證明了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，打破宗教創世紀的迷信，造成一種強烈的反傳統的精神。這種進化思想，鼓勵了日後的改革運動。

（二）人類既由物種進化而成，人和其他動物不應有所區別。而且由於人類能由物種進化而成，進化亦鼓勵了人們對進步的信念。

（三）在政治上，達爾文的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的天然法則，適用於社會國家，而不適用於個人。蓋此論調能間接的促進合群的觀念，由個人結成社會國家，以求生存。而國家間的天然競爭，適足以鞏固國家至上與狹隘的民族主義二觀念。

（四）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的發現，使具科學思想的人將生物學而非機械的觀點適用於世界，從而承認宇宙進化有一個目標。更鼓勵科學精神的高揚，近代實證論與懷疑主義的確立即其一例。

羅素的分析是深刻而具遠見的。但進化論的科學論證，雖然打破了宗教創世紀的迷信，產生反傳統的浪潮，但也使西方人在精神上得不到慰藉，於人生的旅途上迷失了自己。此是達爾文進化思想影響西方社會的流弊之一。

人類與物種同源的觀念，雖然有助於強調人類不應有階級觀念，而自由平等的政治社會思想得以發揚。但是人與物種同源的觀念的過分強調，只注意人與動物的相同點，而忽視其相異點，是將人性置之於獸性的統治之下，流弊所及，爲現代獸化現象的始作俑者。

人類在大自然的競爭中，爲求生存而合群互助，組成團體，由個人結成國家社會。從此本當更發揮其合群互助的天性，以促進人類的進步。孰料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的物種原則，重施於國家與國家間。造成國家至上與狹隘的民族主義二觀念，遂使人類間的戰爭不斷，流血不止矣！

我們承認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的發現，足以鼓勵科學精神的發揚，但是科學精神的過度發揚，造成科學萬能的觀念，造成了一種新的迷信。這種對科學的瘋狂迷信，較之於宗教上的迷信，對人類的威脅爲更大。

西方社會接受了達爾文的科學進化論，在精神文明方面，一方面拋棄了傳統的宗教信仰，減少了道德信念；另一方面則爲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的天然法則支配了其意識型態。換言之，他們開始把物種進化的原則施之於人類。在物質文明方面，

科學發明的突飛猛進，造成了西方社會的繁榮。加以國家權力至上與狹隘民族主義二觀念的作祟，國與國的利益衝突愈為明顯。為求國家的無限擴充與強大，增加領土與殖民地為其首要之任務，而世界上科學落後的國家就是其弱肉強食的對象。亞洲與非洲是西方列強的最佳目標，而老大的中國，更是西方列強所垂涎者。

由達爾文主義，影響了西方社會的意識型態，其結果則造成了西方對東方的侵略行動。帝國主義的列強，挾其船堅礮利的科學發明，一戰打破了中國人皇皇上國的美夢，中國再也不是天下第一國，只是一個次殖民地而已。故國父說：「至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，而學者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，而競爭生存，乃為實際，幾欲以物種之原則，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。」^⑤又說：「近百年來，白種之物質進化，突超千古。而其心性進化尚未離乎野蠻，故戰爭之禍，於今猶烈。當此之時，世界種族，能戰則存，不能戰則亡，優勝劣敗，弱肉強食，殆視為天理之當然。此誠進化前途之大厄也。我中華為世界獨存之古國，……乃忽逢此禍滔天之會，有亡國滅種之虞。」^⑥

由知，國父深明中國所以有亡國滅種之虞，純為物種進化原則施之於人類進化原則所致。而物種原則就是達爾文在物種來由中的發明。因此，欲明白中國所以有亡國滅種之虞的外因，就必須明白達爾文的進化論。此國父所以曾用力於物種來由一書也。

國父於物種來由的研究，認為達爾文於進化理論有相當的貢獻。國父說：「自達爾文之書出版後，則進化之學，一旦豁然開朗，大放光明，而世界思想為之一變。從此各種學術，皆依歸於進化矣。」^⑦然而達爾文只發現了物種進化的原則，若將此原則施之於人類，則有違於人類之進化。國父因此說：「故達爾文之主張，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，後起學者隨聲附和，絕對以強權為世界唯一之真理。我人訴之良知，自覺未感贊同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，而公理實難混於天賦之良知。故天演淘汰，為野蠻物質之進化。公理良知，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。」^⑧

由此，國父雖贊同進化這個概念，但並不完全贊同達爾文的進化論。國父承認宇宙是進化的，但宇宙的最高進化是人類。國父將宇宙的進化分為物質進化、物種進化與人類進化三時期。物質進化時期以運動為原則，物種進化時期以競爭為原則，人類進化時期以互助為原則。而國父所特重者，厥為人類進化時期。其由人類天賦之良知處着眼，否認物種的競爭原則。而將人類進化歸之於人性的存養與擴充。從而能盡其性，能盡人性，能盡物性，與參天地之化育，成為萬物之靈。故國父的人類進化時期有其人性的基礎。

人類既為宇宙的最高進化，且以人性為其進化的基礎。由於智識的日漸發達，人類應該能自覺到「公理良知實是道德文明之進化」的意義。從而日日修養身心，減少獸性，增多人性，以期達到沒有獸性，完全人性的神性境界。此人類為萬物之靈所

人類進化的最高目的是什麼呢？

由此，國父的進化概念可做爲革命概念的理論根據，而爲革命行動的知。革命行動的完成適爲革命概念的實踐，而爲進化概念的行。國父說：「先行後知，進化之初級也；先知後行，進化之盛軌也。」⁴⁷⁴革命亦只是行的一種，而爲非常的行。

國父說：「革命是人類的覺悟，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，所以造成這種大力量。」⁴⁵故革命應是先知後行的行。而人類「心性進化由無知而至有知」⁴⁶即是由行而至於知。「尤其行爲性之表，知乃心之能，故人類心性的進化即在知與行。然而知行雖能互相推進，而行實爲人類心性進化的最深根源」⁴⁷。故 國父說：「人類之進化，以不知而行者爲必要之門徑也。」⁴⁸

「不知而行」者固爲人類進化必要之門徑，然這並不是說人類進化之範圍只及於「不知而行」者。國父之以人類「心性進化由無知到有知」，「先行後知，進化之初級也；先知後行，進化之盛軌也」的看法，已澈底呈露人類歷史社會就是由「不知而行」，與「行而後知」時期，再進而至「知而後行」時期的全部力行精義。由於人類之所以能進化就是力行，故國父進化思想的第二特點應就是「力行進化思想」。

人類進化的目的是大同世界，人類進化的實踐是力行。那麼，人類進化的起點又是什麼呢？國父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說：「古今來一切人類之所以不斷努力，就是因為要求生存。」國父這裡所謂努力當然無非是說力行，由力行以求民生。而人類求生存有狹義與廣義二義。就狹義言，人類求一己的生存。就廣義言，人類求全體人類的生存。廣義的求全體人類的生存，就含有互助與進步的意義在內。我們認為國父進化思想中人類求生存的意義，當是「人類求生存，求生存的互助與進步」的意義。因此國父進化思想的第三特點就是「民生進化思想」。那麼力行與民生兩種概念孰先孰後呢？崔師載陽說：

「在人類求生中，力行與民生兩種概念之孰先孰後，原可見仁見智，各有不同。但力行有如『論』、『孟』中的『人性』是偏於內力，重人的自覺與修爲，民生有如『易』、『庸』中的『天命』，是偏於外力，重人的生存與生命。然二者雖有內聖

外王關係之不同，而實相輔爲用。先知先覺者應以力行爲本，由力行而實現民生；而不知不覺者常以民生爲本，爲民生而力行。三民主義人生哲學的理論基於力行，而三民主義社會哲學的理論則基於民生。」⁴⁹因此，力行與民生兩概念並無先後的關係，其關係厥爲建立在人類進化終點的大同世界之人類理想上。

國父進化思想於人類最大的貢獻，就在於提出了人類進化時期，以別於物質進化時期與物種進化時期。由此尊重人類的人性，提高人類的精神價值。故人類進化實是國父於進化思想上的大創新，大進步。由以上所提的「人類進化思想」、「力行進化思想」、與「民生進化思想」三大特點，我們可用八個字來描述人類進化：「力行民生，以進大同」⁵⁰

爲了要指導「力行民生，以進大同」，國父建立了三民主義體系；爲了要實踐「力行民生，以進大同」，國父領導了國民革命。不論是三民主義的理論，或是國民革命的實踐，其目的就在於完成人類進化，也是整個宇宙進化的最終目的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」的大同世界。

從以上的討論中，我們可以發現進化這個概念，對於國父一生的思想與行動，確實予以最深的影響。惟其有了進化的概念，才能進而發出何以中國民族不能改變？不能創新？不能進步？的呼號。從此力行革命，以救中國民族於危亡之中，進而救人類全體。

由此，國父之有進化的概念，正以對人類求生存的互助與進步發出問題，並進而以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國民革命的行動，實際上來解決這個問題。這是由民生而力行。至總統蔣公之時代，乃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」的時代，是一力行民生的時代。所以總統蔣公倡導力行，以求達到人類進化的最終目的。因此國父對進化概念的體認，提出民生爲人類進化中心的問題。總統蔣公則力行即革命，以求完成人類的進化。即此而言，國父與總統蔣公的學術地位，因時代的差異，應無差等在內。惟由先後而言，無國父由進化發出民生爲宇宙中心的問題，總統蔣公之力行即無以顯發。但有蔣公的力行，國父進化思想的學術地位當就有更高的發展。

總而言之，國父的進化思想，是通澈宇宙人生的原理。國父「拿進化的眼光來觀察宇宙的事物」⁵¹，肯定宇宙的進化，從物質進化，物種進化，然後到人類進化。人類進化就是宇宙的最高進化。人類的「力行民生，以進大同」，就是經過「不知而行」、「行而後知」、「知而後行」三時期的不斷努力，而完成「人類求生存，求生存的互助與進步」的主題，以期達到人類進化的目的——大同世界——。由此，國父進化思想的學術地位此後是超越中外古今的。

肆、研究方法

國父的進化思想既有其學術地位，不啻承認進化概念是貫穿國父思想體系的基本概念之一。而我們進一步的問題，就在於如何將此具有學術地位的進化思想，經由一定的途徑與學術結合。國父說：「無論做甚麼事，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。」⁵²今天我們要研究國父的進化思想，就必須重視研究方法。好的研究方法，一方面能使我們的研究工作進行順利，一方面更能經此研究方法，確立國父進化思想的學術地位。

過去研究國父思想的學者，他們的研究方法大致有兩條途徑可尋：「其一，採用三民主義，或純用三民主義、民權主義，與民生主義來做研究的標準。其二，則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科學方法來做『國父思想』研究方法的標準。前者之長在主義氣氛濃厚，而短在缺乏學術形式，雖與各科學術融會貫通。後者之長在有學術性的組織，而短在難於包括若干社會科學以外的材料，更難顯出三民主義所常特有的精神與生命。」⁵³

為求避免全用三民主義本身，或用三民主義有關的各種社會學來做研究的標準，我們應該發展出一種面對主義與學術的整體研究方法，以求融會貫通，構成體系。換言之，此種研究方法的長處就在於研究國父思想時，都能有一嚴謹的一貫學術的立場，根據事實，明瞭演變，研究材料，貫通思想，與解決問題。崔師載陽便提出一種合乎上述條件的新研究方法，就是「(一)由歷史方法研究三民主義的起源與發展。(二)由科學方法研究三民主義的基礎與內容。(三)由哲學方法研究三民主義的體系與批判。(四)終以人類『行』而知，與因知進『行』的人類行為科學方法為三民主義各種研究的貫通與總括。」⁵⁴這種由歷史方法、科學方法、哲學方法與人類科學方法所統合成的研究方法，就是融貫主義與學術的整體研究方法，也就是各種國父思想研究論文所應該遵循的途徑。本文亦因之提出研究國父進化思想的六個階段，而由時間上的過去、現在、以至於未來，做一貫的研究。以為研究國父進化思想的參考，茲分述如下：

(一)歷史階段。首先我們要了解國父進化思想之起源與發展。研究國父進化思想，我們不能不知進化概念在歷史上的演進。我們以國父在孫文學說第四章，有關進化論證的闡釋為主，將自古希臘以至於達爾文，凡關乎進化的重要思想，略做闡釋，以期明白國父的進化思想，是由規撫西方學說事蹟而來。近來一些學者，如蔣一安先生，認為國父的進化思想有本於我國的易經。對這種看法，我們認為，就國父的言論，並無直接的證據。不過我們可以作一個假設：達爾文的進化論刺激了國父的思想，然後國父再由本身的思考，於我國易經中對進化概念得到新的認識。然而這種假設，仍待於進一步的研究。

國父雖然在民前十五年的自傳中，承認「雅癖達爾文之道」，然而他對於進化這個概念的體認，卻非完全同於達爾文者。我們可將 國父進化概念的意義分析爲三：變化、創新、進步。然而這種一分爲三的工作，並不在說明進化概念的三個意義是各自獨立而不相連屬的。將進化概念分析爲進化、創新與進步三義，只是爲了研究的方便。實際上，只要一提到進化二字，變化、創新與進步三義已連貫爲一體。沒有創新與進步的變化，不得稱爲進化，沒有變化與創新，亦沒有進步可言。總之，有變化、有創新、有進步，才是進化概念完整的意義。此是 國父進化概念的新的歷史意義。

爲什麼 國父會產生進化思想呢？我們考察近代的史實，溯源達爾文的進化原則——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——，對近代中國的影響。可以發現 國父爲何接受達爾文的進化論，並如何修正達爾文的進化論，而爲其自己的進化思想奠立其學術地位。此是由近代中國的歷史以及 國父的大學生活中找到線索，來解答 國父爲何接受進化思想而建立其思想體系，根本上亦是一歷史方法。

(二)科學階段。近代由於科學的發達，人類智識亦一日千里，因此，各種學術與科學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達爾文所以成爲進化論的祖師，實因其對進化的探討，乃基於科學的方法，故進化論實一科學研究的結果。今天我們要研究 國父的進化思想，就不能不注重科學方法。即由科學方法研究 國父進化思想的基礎與內容。

國父於進化思想的最大貢獻，厥在人類進化時期以互助爲原則的發明。而且 國父整個思想誠可由「人類求生存，求生存的互助與進步」爲之貫通。依此原則，並可建立 國父的學術體系。

「再進一步看，三民主義還有他的一種學術體系，就是：『三民主義民生中心各種學術及應用的有機組織。』換句話說：三民主義爲求組成一有機的統一，就要有一民生哲學爲基礎。然而民生哲學，實是人類求生存，互助同進步的一種哲學。因此，這種哲學，合則爲一，即民生哲學，分則爲四，即貫通人類的人類科學，貫通生存的自然科學，貫通互助的社會科學，與貫通進步的人文科學。」⁽⁵⁾

因此我們可分由人類科學、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四方面，來研究 國父進化思想的基礎與內容。由人類科學的討論，確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，並肯定人是自然進化而成的。由自然科學的討論中，我們對太極和生元兩個問題加以研究，肯定太極和生元分別是物質進化時期及物種進化時期的本體，並證實 國父畫分物質與物種二進化時期，有其科學上的論證。從社會科學的研究裡，發現互助就是由人類生存活動所體現的原則，由此原則，人類求生存才有保障，而社會於是乎成立。最後由人文科學的成就中，發現人類心靈的活動，乃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關鍵。總之，由對 國父的進化思想的觀察與分析，使我們能肯定 國父的進化思想是合乎科學事實的。即 國父的進化思想不是一種臆想，而是有事實根據的言論。

(二)哲學的階段。國父說：「考察的方法是用兩種：一種是用觀察，即科學；一種是用判斷，即哲學。人類進化的道理，都是由此兩學得來的。」⁵⁶我們即用科學的方法以考察國父的進化思想，就得也用判斷的哲學方法來肯定國父的進化思想。亦即由哲學方法，來建立國父進化思想的理論體系。我們分由知識哲學、人生哲學、社會哲學與本體哲學四方面來研究。由知識哲學始，肯定人類的知識能力。如果人類的知識能力的範圍不能肯定，則我們無法繼續哲學上的探討。次由人生哲學的討論，肯定我們對人性的見解，以便建立崇高的人生理想，而達到民胞物與，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再由社會哲學的探討，確定人類求生存乃社會成立的主因，成立民生哲學及民生史觀，予人類的進化以正確的態度。並由人類互助天性的發揚，以期完成神性的大同世界。終而有本體哲學的研究，討論進化的最深根源，提高國父所稱太極的價值層次，而為宇宙進化的原始。我們承認「太極動」是宇宙的本體，從而認為太極本身原是心物交融的。惟在太極未動之時，心物雖交融而只是一龐然的死物，惟其有「動」，則健行不已，成為宇宙物質與精神二現象的本體，而宇宙物質與精神二現象，亦即「太極動」之大用流行罷了！

總之，由哲學上的討論，我們認為國父的思想，不論其體系如何，千百年後，乃是中國思想的一支。我們承認國父的哲學思想乃承襲中國哲學思想的傳統而來，但這並不意味著國父為傳統的哲學思想所役。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役，更進而開創中國哲學思想的新生，乃一種變化，一種創新與一種進步。亦即國父哲學思想之貢獻。而國父將進化概念灌注於中國哲學思想中，使之再度開出新的機運，實是中國哲學邁向未來的一個指標，乃吾人所不可輕乎者也。

(四)比較階段。我們用批判的方式，將西方歷史上重要的進化思想加以比較研究，以凸現出國父的進化思想。將進化概念用以解釋宇宙全體者，斯賓塞(Herbert Spencer)是第一位。他的進化論是一種素朴的解釋，是唯物論與進化概念的結合。這種解釋宇宙的進化論，深受牛頓(Isaac Newton)以來的科學機械論的影響，而以單純的質與力的聚散解釋全部宇宙。充其量只能說宇宙有變化而無創新。及至柏格森(Henri Bergson)受到十九世紀後半期生物學的影響，主張生命的奮進是宇宙進化而有創新的主動力，而依照不同的進化路線，有植物、動物與人類三種不同的路線。對於柏格森所提出的創新的意義，吾人欣賞不已。惟其生命的奮進乃一不可預測的奮進，不能肯定其是否為一進步，且柏氏未將植物、動物及人類的進化畫分清楚，乃吾人所不能滿足者。而以莫根(L. Morgan)、亞力山大(S. Alexander)等人為首的層創進化論(Emergent Evolution)，將宇宙的進化，通常畫分為物質、生命、心靈三大層級，每一層級皆為一種層創。其間尚有包涵(Involution)、仰賴(Dependence)、關係(Relatedness)等意義，而將宇宙的極點統以神性。即宇宙層創之發生，仍在於神的活動之保障。國父進化思想將宇宙進化分為物質、物種、人類三時期，庶幾近之。惟國父所倡導的是心物一同進化，而不只是精神的活動，是為國父進化思想超越層創論者。

至於進化的過程，我們承認由變化而創新、由創新而進步，是一辯證的過程。但國父的進化思想所着重的辯證進化，不是黑格爾（G.W.F. Hegel）的唯心辯證進化，亦不是馬克思（K. Marx）的唯物辯證進化。黑格爾的唯心辯證進化，着重於未知界與所知界的溝通問題，故以絕對精神為辯證過程的主因，從而重視對立的統一。馬克斯則由對歷史上病理現象的研究，而注重對立的矛盾。國父的進化思想，沒有溝通所知界與未知界的問題，而以物質與精神原都是宇宙的現象，二者「相因而生」，「相需而存」，「相輔為用」，「相待而進」，二者原是相反相成的。即二者原就是一和諧中的對立，故國父進化思想的辯證進化是一種先天的和諧，對立適使此和諧發為大用而已。

總之，由對物質進化論、創造進化論、層創進化論與辯證進化論的比較研究中，愈顯國父進化思想之圓融無礙，此吾人所能斷然否認者。

（五）實踐階段。國父進化思想的理論體系，我們可以肯定是圓融無礙的。將此理論施之於革命實踐中又是如何呢？從人類的歷史上看來，世界進化的潮流至三民主義，而三民主義的本質就是倫理、民主、科學，而教育則確認今日已是知以進行的時代。故倫理、民主、科學與教育的實踐，適為今日人類所不可缺者。倫理是對中國傳統的承接與再發揚，民主與科學則為借鏡於西方，重新由中國文化的體系中再反省與再開出者，教育則所以培養文明進化的泉源，使不至涸乾。總之，由倫理、民主、科學與教育，所昭示於革命實踐者，厥在要人類因知以進行，完成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的宏願。

（六）宏揚階段。我們首先由剖析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著手，證實三民主義是根據「進化」這個概念所建立者。以三民主義衍義為主，分別剖析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，與進化概念間的連貫關係。終而承認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確實是由進化的眼光所建立的。從而由過去及現在的事實來宏揚大同世界。

大同世界即是吾人理想中的未來世界，亦就是人類進化的極點。在大同世界中，人人道德高尚，呈現出一片和樂的景象。反觀吾人現在所處的世界，正是一獸化的世界，如何使此獸化的世界超渡至大同世界，則非革命不可。唯有革命，才能使此世界重溫人性的氣息；惟有人性的氣息能重現於此世界，則大同之神性才有完成的一日。而三民主義順應世界進化的潮流與適合人類生存的需要。所以要重溫人性的氣息，就非為三民主義的革命實踐不可。要人類互助進步，趨向於大同，亦非三民主義的宏揚不可。此皆由人類進化的道理推出者，我們決不可妄自菲薄。故三民主義就是造就新世界的工具。亦惟有大同世界的完成，是為國父進化思想的最大宏揚。

總之，由歷史、科學、哲學、比較、實踐、宏揚六個階段來研究國父的進化思想，是研究國父思想的一個新的嘗試。

希望這種新的嘗試，能將 國父的進化思想表達得清晰明瞭，是乃本文研究的最大目的。

註釋

註一：孫文學說，第四章。

註二：同註一。

註三：羅素著，西洋哲學史，邱言曦譯，台灣中華書局，民國六十五年初版，頁六六。

註四：梁兆康著，孫文學說進化論證詮釋，復興崗學報十二期抽印本，民國六十三年，頁二。

註五：轉引自註四，頁三。

註六：同註一。

註七：同註一。

註八：參見註一。

註九：民生主義第四講。

註十：國父講，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。

註一一：中山科學大辭典，生物學，商務印書館，台北，六二年，頁三七一。

註一二：國父撰，平實尚不肯認錯。

註一三：國父講，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的責任。

註一四：同註一。

註一五：同上。

註一六：同上。

註一七：同上。

註一八：項退結編譯：「西洋哲學辭典」，先知出版社，台北，六五年，頁三八六。

註一九：民權主義第一講。

註二〇：國父撰，覆北京護法議員論護法事函。

註二一：引自李震著，宇宙論，商務印書館，台北，五六年，頁一二九。

註二：崔載陽著，國父思想的哲學體系，正中書局，台北，六三年，頁一五二。

註三：同註一。

註四：同註二。

註五：熊十力著，乾坤衍，學生書局，台北，六五年，頁二五〇。

註六：王夫之著，張子正蒙注，大易篇。

註七：同上，至當篇。

註八：國父講，軍人精神教育。

註九：同註二六。

註一〇：牟宗三著，心體與性體(一)，正中書局，台北，六二年，頁一六。

註一一：同註二二。

註一二：國父講，欲改造新國家當行三民主義。

註一三：國父撰，致鄧澤如等勗以討袁失敗勿餒並請接濟同志書。

註一四：同註二二，頁一五五。

註一五：同註一八，頁五七。

註一六：同註一。

註一七：國父撰，周應時戰爭入門序。

註一八：同註一。

註一九：國父講，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。

註二〇：同註一。

註二一：國父講，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。

註二二：國父撰，致本黨同志述陳變始末及今後方針書。

註二三：同註四一。

註二四：國父講，行之非艱知之維艱。

註二五：同註四一。

註四六：文言本三民主義。

註四七：崔載陽著，國父思想新教學法，正中書局，台北，六四年，頁二二。

註四八：孫文學說第六章。

註四九：同註四七，頁二三。

註五〇：「力行民生，以進大同」八字心傳，乃崔師於三民主義哲學課時所提示者。

註五一：同註九。

註五二：國父講，主義勝過武力。

註五三：同註四七，頁一〇。

註五四：同上。

註五五：崔載陽著，三民主義學術教育研究，自印，台北，五九年，序言頁一。

註五六：同註一九。